

EGUO GUDIAN WENXUE CONGSHU
CHU LIAN

初恋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伊·谢·屠格涅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EGUO GUDIAN WENXUE CONGSHU

CHU LIAN

初恋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伊·谢·屠格涅夫著

苍松 张友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ВЕСТИ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2 年版译出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初 恋
〔俄〕伊·屠格涅夫 著
苍 松 张友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3 字数 274,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7-5327-1705-4/I·1028

定价: 17.20 元

目 录

阿夏	1
初恋	61
春潮	143
亚科夫·巴辛科夫	309
末末	365

阿 夏

苍 松 译

当时我约莫有二十五岁光景(N. N. 开腔了),现在您已经很清楚,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刚摆脱监护就去国外,不是为了去“完成我的学业”,就象当时人们所说的,而只不过是想去见见世面。那时我身体健康、年轻、快乐,我的钱用不完,我还没有什么事需要操心——总而言之,我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人非草木,他的黄金时代是不能持久的。年轻时吃的是金色的蜜饼,就以为这是最起码的食粮,但是乞讨面包的日子会到来的。不过这样讲是无济于事的。

我出国游历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计划,我喜欢什么地方,就在那儿停留下来,一觉得要去看看新的面孔——即人的面孔,我立刻就上路,继续游览。只有人才是我感兴趣的。我对引人入胜的古迹、珍贵的收藏品都丝毫不感兴趣。一看见向导我心里就感到厌恶、烦闷。我在德累斯顿^①的 Grüne Gewölbe^②里几乎发狂了。大自然曾经异乎寻常地拨动过我的心弦,可我却不喜欢所谓的大自然的美、奇特的山脉、悬崖和瀑布;我不喜欢让大自然捆住我的手脚,受它的干扰。可是人脸,活人的面孔——人们的谈吐、他们的举止、笑声——这些对我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群

中间，我总是觉得特别轻松愉快，我很高兴到别人所去的地方去，别人喊叫，我也喊叫，同时我也喜欢看看别人是怎样喊叫的。我以观察人为乐儿……我甚至不仅仅观察他们——而是怀着说不出来的快乐心情、永远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在深入地研究他们。可我又扯到题外去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德国莱茵河左岸的一座 Z 小城里住了下来。我深居简出，因为不久前有个年轻寡妇刺伤了我的心。我是在矿泉上跟她相识的。她长得非常漂亮，人又聪明伶俐，她跟一切人，自然也跟我这个罪人眉目传情，任意撒娇。起先甚至怂恿我，后来却严重地伤了我的心，因为她跟一个脸红扑扑的巴伐利亚中尉勾搭上了，就把我抛在一边。说实在的，我心里的创伤并不是很深的，不过我认为必须让自己过一段悲伤而孤独的日子——年轻人消愁解闷的办法有的是！于是我就在 Z 小城里住了下来。

我所以喜欢这座小城是因为它座落在两座很高的山冈的脚下，我喜欢它那些断垣残壁和宝塔、那些古老的菩提树，以及横跨在清澈的莱茵河支流上的那座陡桥——而主要的是那儿出产的美酒佳酿。傍晚太阳刚一落山（那是在六月里），立刻就有长得非常漂亮、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少女在这座小城的狭窄街道上散步了。她们碰见外国人，就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说道：“Guten abend!”^①其中有些少女甚至在月亮已经从那些古老的房屋的尖顶后面冉冉升起，那些石砌的小马路在凝然不动的月光下清晰地显现出来的时候，还不肯离去。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在这座小

① 德国地名。

② 德语：绿色的穹隆。是德累斯顿的一家博物馆的名称。该馆被称做“珍宝陈列馆”，馆内收藏着珍贵的珠宝艺术品和十六至十七世纪贵重的神像。

③ 德语：“晚安！”

城里漫步，月亮好象从澄清的天空中凝视着它，这座小城感觉到月亮的凝视，敏感地、宁静地站在那儿，整座小城沐浴着月亮的光辉，那宁静的、同时又微微激动着心灵的光辉。那风标在高耸的、哥特式的钟楼上闪耀着淡淡的金光，在那黝黑而光滑的河面上也有一道道同样的金光交相辉映着；在那些瓦屋顶下面狭窄的窗子里点燃着细长的蜡烛（德国人很节约），烛光十分暗淡；葡萄藤从石砌围墙里面神秘地伸出了它们那髭曲的茎蔓；在三角形广场上一口古井近旁的阴影里有个什么东西晃动着；忽然间传来了巡夜人的没精打采的哨子声；一条温顺的狗轻轻地吠叫着；空气那么轻柔地抚摸着脸颊，菩提树散发出多么浓郁的芬芳，以至胸脯不由得舒展开，越来越深地呼吸着，此时，“格蕾岑”^①这个名字——不知道是感叹呢，还是发问——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Z 小城离莱茵河有两俄里路程。我常常去观看这条雄伟的河流，我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栲树下的石凳上，一连能坐上好几个小时，心里多少有点勉强地想念着那个狡黠的寡妇。一尊脸几乎带稚气的、被利剑刺穿的胸脯上有一颗鲜红的心 的圣母小雕像忧郁地从栲树的枝条间显露着。对岸是 L 小城，比我居住的那座小城稍微大点儿。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我喜爱的那条长凳上，时而望望河流，时而望望天空，时而望望葡萄园。在我面前，几个浅色头发的男孩在一条被拖到了岸上、涂了柏油的船底朝天搁在河岸上的小船船舷上爬来爬去；几条小船扯着微微鼓起的风帆，慢慢地驶过；微呈绿色的波浪打旁边滚过，微微起伏着，汨汨

① 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所作的《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格蕾岑是玛格丽特的小名。

作响。忽然有一阵音乐声飘到了我的耳朵里，我谛听起来。L 小城里在演奏华尔兹舞曲；低音提琴断断续续地呜呜作响，小提琴拉出含糊不清的曲调，长笛流畅地吹奏着。

“这是什么？”我问一个走到我跟前来的老头儿，他穿着绒背心、蓝长袜和带扣子的鞋子。

“这个嘛，”他先把他的烟斗从嘴角的一边移到了另一边，然后回答我说，“从 B 城来的几个大学生在举行酒会。”

“我要去看看他们的 *kommers*^①，”我在心里寻思着，“况且我还从来没有到过 L 小城呢。”我找到了一个船夫，就摆渡到对岸去了。

二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kommers* 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特殊而且隆重的盛大宴会，参加这种宴会的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或是加入同乡会(*landsmannschaft*)的大学生。所有这种酒会的参加者几乎都穿着很久以前就规定的德国大学生的制服：轻骑兵的短外衣、高统靴、带一定颜色的帽圈的帽子。宴会通常是由大学生头领，即同乡会会长主持的，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一直畅饮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喝酒、唱歌——《Landesvater》^②，《Gaudeamus》^③ / 抽烟、痛骂市侩们，有时他们还雇一个乐队。

在 L 小城里一家挂着“太阳”招牌的旅馆前面的临街花园

① 德语：大学生团体的酒会。

② 德语：《臣民之父，即国君》，是一首古老的德国歌曲。

③ 德语：是一首用拉丁文写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歌颂狂欢和人生乐趣的享受。

里举行的正是这种酒会，旅馆和花园上空都飘扬着旗子，大学生们都在修剪过的菩提树下靠桌而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底下躺着一只躯体庞大的叭喇狗^①。乐师们正在旁边一座爬满常春藤的亭子里卖力地演奏着，不时地喝啤酒来提精神。在花园临街的低矮的篱笆外面攒聚着很多人：L小城里善良的居民们不肯错过一睹外来客人的机会。我也挤入了这一群观众里面。我很高兴观看那些大学生们的脸，看他们拥抱、呼喊、年轻人那天真的矫揉造作的神态、热情的目光和无缘无故的笑声——人世间最欢快的笑声，所有这一切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欢乐而沸腾的生活，这种奋发向前的激情——不论怎么，只要奋发向前，这种无邪的放纵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要不要参加到他们中间去？”我不禁问自己……

“阿夏，你看够了吗？”在我身后一个操俄语的男人声音忽然问道。

“再等一等，”另一个操着同样语言的女人声音答道。

我倏地掉转身去……我的视线落到了一个漂亮的、头戴制帽、身穿宽大短上衣的年轻人身上。他挽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姑娘的胳膊，这个姑娘戴了一顶草帽，她的脸蛋的上半部整个儿给草帽遮没了。

“你们是俄国人吗？”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那个年轻人笑了笑，低声说：

“是的，俄国人。”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刚开了腔。

^① 一种粗壮、嘴大的凶猛的狗。

“我们也想不到，”他打断了我的话，“那有什么关系？这更好嘛。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加金，这是我的……”他噤嘴了一会儿，“我的妹妹。请问您的大名？”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我们就交谈起来了。我知道了加金和我一样，也是为了寻求快乐来旅行的，一星期前他来到了L小城，就在这儿住了下来。说老实话，我不愿在国外跟俄国人相识。凭他们的步态、衣服式样，而主要的是凭他们脸上的神情，我甚至老远就能认出他们。那种自鸣得意的、瞧不起人的、常常是盛气凌人的神态会忽然变成谨慎小心的、怯生生的样子……他们突然警觉起来，眼睛不安地溜来溜去。……“天哪！我是不是说了傻话？大家是不是在嘲笑我？”他们那种慌张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会儿之后，原先那庄严的神情又恢复了，有时还与茫然的困惑表情互相交替着。是的，我躲避过俄国人，可是加金却立刻使我产生了好感。世间竟有如此讨人喜欢的脸：任何人都乐意瞧上一眼，仿佛它们会给您温暖和爱抚。加金就有一张这样的面孔，十分可爱而又令人感到亲切。他还长着一双目光柔和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鬈发。他说起话来，您甚至还没有看见他的脸，光凭他的嗓音就会觉得他在微笑。

那个他称做自己妹妹的少女，我乍一看就觉得非常漂亮。她那张微微黝黑的圆脸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地方。她的鼻子细小，脸颊几乎是孩子气的，那双眼睛明亮而乌黑。她身材苗条，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她一点儿不象她的哥哥。

“您愿意上我们那儿去吗？”加金问我。“这些德国人，我们都似乎看够了。说真的，我们的大学生一定会打破玻璃，砸烂椅子的，不过这些大学生都太温文尔雅了。阿夏，你认为怎样，我们该回家了吧？”

这个少女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郊外，”加金继续往下说，“在葡萄园里坐落在高处的一所单独的小房子里。我们住的地方可好呢，去瞧瞧吧。房东太太答应过给我们做酸牛奶。现在天快要黑了，您最好等月亮出来后再渡过莱茵河。”

我们一同走了。我们穿过了那低矮的城门（四周围着一堵用鹅卵石垒成的古墙，连墙上的炮眼也还没有倒塌），来到了田野，沿着石砌围墙走了百来步路，在—道狭窄的便门前面站住了。加金打开了门，领我们沿着—条很陡的小径上山去。在两边阶地上长着葡萄，太阳刚落山，那嫣红的余晖照在那绿色的葡萄藤上，照在那挺拔的杆子上，照在那布满砂砾的干燥的土地上，也照在一所黑色横梁倾斜的、有四扇明窗的小房子的白墙上，这所房子矗立在正在攀登的那座山的山巅上。

“这就是我们的住所！”我们一走近那所小房子，加金就扬声说道。“房东太太拿牛奶来了，guten abend，madame！^①……我们马上就吃些东西，可是首先，”他补充说，“您朝四周望望：风景怎么样？……”

风景的确非常优美。在我们前面的莱茵河呈现—片银灰色，在那苍翠的两岸中间流过；它在一个地方反射着落日那嫣红的金晖。河畔那座掩映在绿荫中的小城展现了所有的房屋和街道，山冈和田野伸展得很远很远。山下的风景很优美，但天上的景色更美：明净而深邃的天空、光芒耀眼而透明的空气都令我特别惊讶。那清新而飘忽的空气象波浪—般轻轻地荡漾着，滚动着，仿佛它在高空中更觉自由了。

① 德语：太太，晚安！

“你们挑选了一个很好的住所，”我低声说道。

“这是阿夏找到的，”加金答道。“喂，阿夏，”他继续往下说，“你去关照一下，把一切东西都端到这儿来。我们就在户外吃晚饭。在这里音乐可以听得更清楚些。您可注意到，”他转身向我，补了一句。“有的华尔兹舞曲近听完全要不得，简直是一片庸俗而粗野的噪声，但是在远处欣赏，那就好听极了！它会拨动您那罗曼蒂克的心弦的。”

阿夏（其实她的名字叫安娜，可是加金叫她阿夏，请你们让我也这样叫她）这时到屋里去了，不一会儿她跟房东太太一同回来了。她们两个人端来了一个大托盘，盘里放着一瓦罐牛奶，还有些小盘子、匙子、糖、草莓和面包。我们都坐下来开始吃晚饭。阿夏摘下了帽子，她那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梳得象男孩一般，一大绺一大绺垂发垂到了脖子和耳朵上。起先她在我面前很害臊，可是加金对她说：

“阿夏，别那么腼腆！他不会咬人的。”

她微微一笑，过了不多久，她跟我交谈起来了。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没有安定地坐过片刻，她常常站起来，跑进屋里去，又跑回来，嘴里轻轻地哼着曲子，时常发笑，而且笑得非常奇怪：她似乎并不是笑她所听到的，而是笑她头脑里出现的各种想法。她那双大眼睛明亮而又大胆地直望着，但是有时她的眼皮微微眯缝了起来，于是她的目光蓦地变得深沉、柔和了。

我们谈了两小时光景。白天早已消逝了，黄昏起先完全是火红色的，接着变得明亮和红嫣嫣的，再后就变得暗淡而朦胧了，它悄悄地融化着，变成了黑夜，可是我们的谈话却继续着，谈得那么和睦，那么平心静气，宛若我们四周的空气。加金叫人拿来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我们慢慢地喝着。音乐仍然向我们这儿飘

来。乐声似乎更悦耳更柔和了；城里，还有河面上的灯火都亮了起来。阿夏忽然低下了头，因而她的鬓发垂到她的眼睛上了。她缄默着，并且叹了口气。后来她对我们说，她想睡觉，就走进房里去了。不过我看见她没有点燃蜡烛，在一扇关着的窗前站了很久。月儿终于升起来了，月光开始洒在莱茵河上，一切都变了：有的明亮起来了；有的变得晦暗了，甚至连我那刻花玻璃杯里的葡萄酒也开始呈现出神秘的色泽。风住了，好象收起了翅膀，凝然不动了；大地散发出一股芬芳而温暖的夜的气息。

“该回去了！”我扬声说道，“不然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船夫。”

“该回去了，”加金也说了一遍。

我们循着小径下山了。忽然有几块石头在我们后面滚了下来，原来是阿夏在追赶我们。

“难道你还没睡？”哥哥问她，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打我们旁边跑了过去。

大学生们在旅馆花园里点燃的那最后几盏快要熄灭的小灯从下面照亮了树叶，使它们增添了欢快的节日气氛，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形态。我们在岸边找到了阿夏：她在跟一个船夫谈话。我跳上了渡船，跟我的新朋友们告别了。加金答应明天来看望我，我握了一下他的手，也向阿夏伸过手去，可她只瞧了我一眼，摇摇头。渡船离岸了，顺着湍急的水流驶去。船夫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儿，他把桨放入了黑黝黝的水里使劲地划起来。

“您驶进了柱子般的月光里，您把它打碎了，”阿夏向我喊叫起来。

我朝下观看，黑黝黝的波浪在渡船的周围荡漾着。

“再见！”又传来了她的声音。

“明儿见，”加金跟着她也说了一遍。

渡船靠岸了。我上了岸，回头望了望，对岸一个人影也没有。那柱子般的月光又象一座金桥横跨过河流。这时，飘来了兰纳^①的一首老的华尔兹舞曲，仿佛来向我告别似的。加金说得对：我觉得我的心弦全都应和着那些动人的曲调而颤栗起来了。我穿过黑沉沉的田野走回家去，慢悠悠地呼吸着那芬芳的空气；我慵懒地走进自己的房间，那是一种由于无目的和无尽头的期待而引起的令人愉快的困倦。我觉得很幸福……可我为什么觉得幸福？我并不期待什么，我什么也不想……我是幸福的。

由于心情过于轻松愉快，我几乎笑起来了，我上床钻进了被窝，已经要闭上眼睛了，可忽然想起我整个晚上一次也没有思念过我那残酷无情的美人儿……“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自己。“莫非我堕入了情网？”可是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就象个睡在摇篮里的孩子，立刻呼呼入睡了。

三

翌日早晨（我已经醒了，但还没有起床）在我窗下响起了手杖的敲击声和歌声，我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加金的嗓音，他唱起来了：

你是不是在睡觉？我弹奏吉他
来把你唤醒^②……

① 兰纳（1801—1843），维也纳作曲家，他所作的华尔兹舞曲以流畅、悦耳动听著称。

② 普希金所作的诗篇《我在这里，伊涅齐丽娅》（1830年）中的诗句。

我急忙给他开了门。

“您好，”加金一进门就说。“我这么早就来打扰您了，可是看哪，多美的早晨。空气新鲜，露珠晶莹，云雀在歌唱……”

一头光亮的髻发，脖子裸露着，脸颊绯红，他本人就象早晨一样清新。

我穿上了衣服，我们走出屋子来到了小花园里，坐在一条长凳上，叫人端来了咖啡，我们就扯淡起来。加金把他未来的计划告诉了我：他手头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产，能够自立，他想致力于绘画，只是他懊悔这个主意拿得太晚了，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我也谈到了我的打算，并且顺便还把我的失恋的秘密告诉了他。他体谅地听完了我的述说，但是就我所能觉察到的，我没有唤起他对我失恋的强烈同情。只是出于礼貌，他跟着我叹息了几声。加金邀我上他那儿去看看他的画稿。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们没有碰到阿夏。据房东太太说，她到“遗迹”那边去了，就是那座离L小城两俄里远的封建时代的城堡的遗迹。加金给我看了他的全部画稿。他的画稿都富有生活气息，很真实，带有一种豪放与雄浑的气派，可是没有一幅画稿是完成的，我觉得他的画粗糙、不准确。我坦率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啊，对啊，”他叹了口气，接着碴儿，“您说得对，这些画都画得很糟，很粗糙，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好好地学过绘画，而且还有那该死的斯拉夫人的懒散习气在作祟。当你梦想着工作的时候，你就象鹰在翱翔，你似乎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一旦着手做起来，你立刻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困顿疲乏了。”

我本想鼓励他，但他把手一挥，抱起那些画稿，就往沙发上一丢。

“如果我有充分的耐心，我会有所成就的，”他透过牙缝含糊